傷寒論後條辨

立言者哉。千百年來論傷寒者。家挾一編。人訓一說。孰不競稱張子仲景。究竟仲景未嘗有傷寒論書。一部傷寒論。蓋古人著書。有從敘述體立言者。意在字面上。順文以摘義類。有從所制

體立言者。皆在字面上。反題以破異同。仲景之有論。蓋從世人訛而且亂之傷寒。閧然一市中。立之案。而參稽得失。研覈是非。筆削成一部斷制之書。此之謂論。六經一仍衆人。特各冠以辨

字。正示人六經之難分。甚於六經之難溷。表裏府藏。互根互換。要在辨處契及精微。不在辨處徒列部署也。仲景書之大旨大法如此。則論字是綱。辨字爲目。豈非仲景全部書之指南鍼。奈

使世人不識字法。以仲景一部斷制體之傷寒論。紊成一部叙述體之傷寒。宜乎刻意鉤索。於傷寒字逾合者。於仲景之論字逾離。於六經字逾貼者。於仲景之辨字逾晦。仲景書之懸國門

者逾多。仲景書之堙石室者承
錮矣。暫已成劫。誰能起仲景以
三寸不律為舉世撥轉聵人。不
意雙眸炯炯。為仲景射出光明
天不藏珍。特授程子以神穎藏
來。使全部書之精神意旨。[illegible]

隻字中翻現。得其言矣而又得其意。而併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旁見側出。橫說竪說。無不曲暢旁通。搜盡法中之法。方知併景之十六經。不是景十六經。離抱週環。有十六輻共由一軸之功。

有十二律旋相為宮之妙。神奇變化備矣。而一切矜慎之思。訓誡之旨。防維砥救之法。煥而且禀。自此而仲景書。方為仲景一部鬼哭書。魑魅魍魎。不書現也。方為仲景一部雨珠雨粟書。氷

火金木土穀唯修。民生永利賴也。則自有靈樞素問以來。得推仲景爲法之祖者。而自有傷寒論以來。應推程于爲註之祖也。可。余雖不知醫。然天下必同理同而眼同。誠不於傷寒下面聲

及仲景一論字。六經上面瞽及仲景一辨字。千年晦蝕之商彝周鼎。突如芙蓉出匣。人人目中各獲其所無。而人人意中各獲其所有。得此打破千百年來之關頭。掃去千百年來之翳障。誰

復河漢余言者。盖余讀仲景書。於所謂玄寞幽微變化難極者。得於論字辨字內看出。實從程子之後條辨始。他家支離補綴。死在傷寒句讀下。無非以叔和王氏爲稗諶。而討論修飾潤色

得來便各成自家一部傷寒論。方不識仲景之論字爲何字。又安能註仲景傷寒論之書爲何書哉。

甬上年家弟胡文學拜撰

序

余於巳酉春仲、重來吳門、或謂此中山川沃衍、向所未邉寓目者、玆可逍遥登覽也、余性不嗜此、日惟闔戸、與古先聖賢晤對、於簡策之內、有同心者至、相與縱談不休否

則置之不復道也、間以疾就診於友人王子翔千、心手兩三者了了、洞中底裏、深得意也迄意、而居恆上下古今、都非尋章摘句者可及、余每歎所未聞、以爲不讀異書、必遇異人也、詢厥淵源、葢趨庭之餘、

久受業於鄉儒程公云因道公行誼甚悉、持所爲醫徑句測相餉、余讀其書、思見其人、而更聞其傷寒論後條辯之將出、而醒世之迷也、未幾王子以前卷數十葉見示、則獨仲景之本旨、闢叔和之僞例、郎

從傷寒論論字上辯起其要歸括於四言曰仲景非是教人依吾論去醫傷寒乃是教人依吾論去辯傷寒非單單教人從傷寒上去辯乃教人合雜病上去辯也而筆底瀾翻如江河之浩浩而莫可柢竭

倦時讀之躍然起病時讀之脫然愈、抑鬱愁悶之時讀之、爽快如滌暑之對涼風、既已習其文字、渴欲聆其謦欬、公時出應四方之請、久之始得親炙焉、齒尊貌古、相接纔數言、而思深指遠、令人味之不盡、

且蕭然四壁、牀書連屋、雖結廬人境、不啻桃源溪際、王子誠服皈依、而稱道弗絕有以也夫、竊喜因識良友、獲交高賢、吳門此來所得良多、第憾不握手於十年前、一洗刀筆之塵耳、會剞劂告竣、王子屬[illegible]

之序余不文無能爲役而居今稽
古志意契合不可辭也敬題數語
附名不朽至於此書有功於前賢
有稗於天下後世則諸名公贈章
詳哉言之余可無贅矣
旹

康熙十年歲次辛亥孟冬上浣

東魯知非居士李壯頓首

拜撰

首序

條辨非余昉也、前有余者矣、一番原本之詮次而綜理之、則始于方有執、再踵有執之綜理而發明之、則繼以喻嘉言、余之名條辨者一仍前人之所仍、竊從之之謂也、而余之名後條辨者、不仍前人之所仍、未嘗竊從之之謂也、其竊從之者、以爲彼既條其所條、辨其

所辨、則余於更條其所條、辨其所辨、條之辨
豈庸不爲僭、其未嘗竊從之者、以爲余有條
余所條、辨余所辨、非復條彼之條、辨彼之辨、
條之辨之而不爲剽、非僭非剽、而謂余之所
條、即仲景之條、余之所辨、即仲景之辨、其誰
欺、非僭非剽、而并非欺、而余仍復條其所條、
辨其所辨者、則以仲景嘗許我以條其所條、

許我已[illegible]所辨也、其許我以條其所條辨
其所辨者何、辨仲景固爲言矣、曰若能尋余
所集思過半矣、集之爲言、非論中之神明機
真也、神明機真、自着在思字也、其所集、也論
中之[illegible][illegible]次第也、篇章已經仲景次第、而復
[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何也、篇章中爲變化、則次第寒
[illegible][illegible]、故彼此參差、前後錯亂、使書之專門

[illegible]業者、欲於我一時之跡處分門、兼門可分、參坐我己然之軌審類證、兼證可類、空字二個六經、而同條共貫、斷章處翻吞氣脈、事[illegible]、偏部中兼不神理可接、其間迴旋映帶之奇、宛轉相生之妙、俱在所集中、俱在所集外、篇章固非死篇章、則次第自非呆次第、若能於此等之、則不特得其粗、如璣璇圖之可以[illegible]

横往迭成條成理適奇寓諸庸散藏之顯凡春秋之事、屬詞所斷例、大易之抽爻配卦而定占、與夫鞱鈐家之出奇握勝、示人以陰陽闔押之略、奇遁中之避凶趨吉、啓人以生傷景杜之門、皆出諸此、以此悟仲景之傷寒論、非仲景傷寒内分出一部拘牽文義之書、要及太尋章摘句、適仲景傷寒雜病内合成一

部環瘧辨方之書要之太溫故起新也余是
以得條其所條而妄謂仲景許我以所條辨
其所辨而妄謂仲景許我以所辨至於微言
絕而或未絕大義乖而或未乖是非繆于古
之而或不謬于古之則余于仲景之論另爲
辨注而於叔和之例另爲駁注此亦苦于一
之心盡之窮眼量之短僅以省字滲[illegible]

書。蓋從仲景之論字辨字上讀而得之于心筆之于手以求免夫瀧瓏途說者之自棄云尒。曠觀天下其心豈眼豐相倚護于丙儀萬於余一心者。夫復何限以天下衆盡藏之慧督。宣發仲景衆盡藏之蘊妙。何妨人人胸中各出一部傷寒論。妙義既生。陳言首夸。亩此而吾知我者。安知不余心所大怫。吾罪我者。

安知不余心所大喜、余又何必數數爲珠、玉其言于斯、异敝敝焉糠秕其言於前、預爲天下兼盡藏也心量上、着以一物、更爲天下森盡藏之眼量上、容以一屑也、

旹

康熙九年庚戌桂烁新安程應旄識于吳[illegible]門出遐暢絲

傷寒論條辨目錄

引

張仲景原序

辯傷寒論一

辯傷寒論二

辯傷寒論三

辯傷寒論四

辯傷寒論五

王叔和序例[illegible]

卷一

明者也奉序中之無論

書集

數集

卷之十五

傷寒論自序

漢長沙太守南陽仲景張機著

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賫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

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巳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氷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

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任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

趺音夫 跗

夫欲觀覽則生責爲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按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即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則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即孟子代孔子之春秋作序也迄今未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故善讀書者未讀古人書先讀古人序從序法中讀及全書則微言大義

宛然在目。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孔子。一則道大而莫容。一則道高而莫容。滔滔者天下皆是。驚怖其言。大相逕庭。不近人情。是以而目學宗族之死亡徒傷之。而莫任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丘之矣。況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責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悉委凡醫。恣其所措乎。恣其所措。因守於醫家。可稱痛篤。然是是為病家深悼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

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要
身知己。凡勤求博采。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夫
經絡腑臟。陰陽會通處。用着玄冥幽微工夫。此非
鑒之事。而已之事也。益不諱己而諱之人。則醫者
人也。而厥身以醫術。然清濁變爲異物。幽潛重泉。
徒爲啼泣者。已也。非人也。豎不爲之我也。從此處
語醫。自是求之於己。不復恭之於人。從己舉鑒求
之於知。從人求於未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
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
者之精神力氣。歸用於付上。病面藥鄰宜焉。

家技終於順舊。罔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祗是行。却

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舌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

而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便處湯

藥者。鈍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

在口給者。藏不如露。然徒知活人。孰與活巳。所以舉

言莫正。高技常孤。在仲景之身。巳是一錢秀才。指

北海及於鑒。又何利。鑒而眉其欲海者。故半夜

晨鐘。僅於序中。爲宗黨昧輩。一喚起此遊魂。須

惟其啼泣也。若是眞正惜命。亟從巳上作工夫。等

鑒事于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親亦是巳之君

貧賤亦是巳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illegible]
是巳之身與生、從受身知巳中、廣及受人知人無
非自巳求之者、於巳處求知、不於巳處求術、聖[illegible]
師具在吾論中、無他覓也、其間見術知原是全[illegible]
中丹頭、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默[illegible]
恩求經旨、以濟其所知、是全論中次候要此[illegible]
足時、須要曉得此[illegible]是知緊的關竅、從緩[illegible]
之、不是行醫的方法、以備便法取之者[illegible]
之中、創凡醫之害、並竊與世之莫聽[illegible]
之際、不啻二[illegible]意[illegible]、蓋深懼夫邪[illegible]

以吾論爲知之次反借吾論爲行之首從醫道中生出鄉愿來以賊吾論千千百世後恣其所指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鑒懲艾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闢去叔和之僞例始敢向叔和之僞例而闢之先須讀著仲景此處之自序始

新安後學程應旄識

傷寒論後條辨跋

儒與醫不必同其業。要未有不通經而可稱爲儒者。則亦未有不通經而可稱爲醫者。儒之經曰易書詩禮春秋。醫之經曰靈樞素問。二者之書。皆淵深灝博。未易窺其涯岸。以此求儒。世無幾儒。則以此求醫。世無幾醫矣。是以後聖有爲之輔翼者。爲輔翼易書詩禮春秋者。孔子之論語是也。輔翊靈樞素問者。仲景之傷寒論是也。反淵深爲顯淺。歸灝博于簡要。使六經之神猷矩典。人人可循。靈樞素問之微言奧義。病病可按。此之謂輔翊。儒不讀孔子之論語。而曰吾能

淹貫乎易書詩禮春秋勢必妄行及易書詩[illegible]也此亂儒也豎不讀仲景之傷寒論而自謂能淹貫乎靈樞素問勢必妄施及靈樞素問此亂醫也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論語者六經之規矩而傷寒論者內經之六律也今世經之通儒然而有不讀孔子之論語者必無其人焉問今之豎其能讀仲景之傷寒論者幾人哉不讀仲景傷寒論而徧曾讀內經剽竊愈深背違愈甚以今世之傷寒言之一篇素問熱病論何人不從頭直寫到底合家縱不會寫都有王叔和之傷寒例可以對本無差誤

勦以仲景之傷寒論語語遵經語語叛經耳此說非余小子　鈺之所敢翊也以余小子　鈺日夕於郊倩先生程夫子之門得之耳提面命者深私之手抄筆記者久固不敢承流襲敝重復訛且傳訛也憶鈺於摳衣請業初即以傷寒質先生語　鈺曰今世之傷寒無復長沙公之正本也長沙公傷寒論之大經大法久被小人盜而換易矣　鈺不解而請其故先生曰今世之傷寒無非盜之王叔和叔和之傷寒無非盜之內經惟其盜之內經是以失之仲景　鈺益不解而請其故先生曰仲景傷寒論猶場中出此一題

校

王而應者抄得他人一篇錦繡文字亦何嘗不妙只是文字雖佳題目錯了高高一名大等必在斯人斯文矣銖因請曰題目錯者以仲景所論者傷寒而叔和所抄者熱病也如去其熱病而以冬時嚴凝殺厲所感之傷寒應得無入彀否先生曰以熱病應者錯在題者以傷寒應者并錯在題面矣銖益不解而請其故先生乃語銖曰予曾讀班彪王命論乎仲景有傷寒論猶班彪之有王命論也知班彪王命論之題目非爲王命設爲非王命而妄覬覦王命之草澤神姦設則知仲景傷寒論之題目非爲傷寒設爲非傷

寒而横天人以傷寒之操刃飾醫說也傷寒只是一病非傷寒之病紛紜錯亂者多本不從論辨處立之法使告人我範圍而模規加之曰傷寒則斑彪一篇王命論分明斧作一頂平天冠以此論加諸草澤神姦之首幾何不遺傷寒之禍凡傷寒二字為操刃創醫枉殺人無算者坐此經予此日茅塞頓開乃更端以請曰先生此番訓示俾經得聞生平所未聞矣但傷寒不作傷寒讀而欲作非傷寒讀紛紜錯亂從何處着手眼先生乃[illegible]經曰讀書有法貴在窺要會處須及古人之意孔子固有春秋矣讀春秋者不以

廿音念廿一也

春秋二字讀春秋而從褒貶予奪四字上讀春秋自一字一句一節以推及全部春秋處處皆有褒貶予奪四字法爲手眼則何必春秋雖廣之廿一史無不可作春秋讀之矣讀傷寒論者不以傷寒二字讀傷寒而從表裏府藏四字上讀傷寒自一字一句一節以推及全部傷寒論在在皆從表裏府藏四字法着手眼則何論傷寒雖廣之百千萬奇形怪狀之病無不可以傷寒該之矣此二者似重在無字無句處讀出古人筆底下意言來不從字是字句是句逐他個肖似而已若只從字句上工肖似則孔子曰知我者

青春白秋
是謂春秋

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詮而釋之者又何難曰孔尼父云譽我者其唯青帝白帝乎毀我者其唯青帝白帝乎今人以傷寒詮釋傷寒論字句者類皆從青帝白帝詮釋春秋字之襍法斷而詮釋傷寒者也以此等詮釋之法授易據拾盜襍鋪塡素問炫其工且核狀貌衣冠儼然而神氣遂亢余前云唯其盜之肉經斷以失之仲景者以此銓則從而堅請曰不以傷寒讀傷寒而以表裏府藏四字讀傷寒誠爲祕訣矣不知表裏府藏四字從何處覓當倪先生曰古人著書必有次敘次敘中便藏有倫倪志著詩

必有引子。仲景之自叙。即傷寒論全部書之引子也。讀此引子。方得作論之旨。緣傷寒二字。久爲庸醫竊來。蓋世以此殺人者不淺。仲景深爲之耻。特視世人所蔑爲之立論。以翻駁之。此之謂論。讀是字法。蓋攻傷寒。非演傷寒也。得其字法。方可讀全部論。讀之從二脉法始。蓋表裏府藏。分署于六經。都祗屬呆位次。從呆處得活法。須于表裏府藏中。辨出虛實寒熱來。方識病之有本有標。有主有客。有眞有假。有與有奪。此其樞紐全在脉上。二脉法上有了樞紐。自然以我之虛實寒熱活處用六經。而不爲六經之表裏府藏

痙音四又音
㾕付呈參
匱吞發者
五痙之總名
其症辨口禁
背反張而痓

暍 喝音也
暑病前漢
武帝紀夏大
旱民多暍死

痓 痙字
之訛全部
痓字皆
痙字

呆處用。搐動框縱遍體皆張痙瀑瞤而下以及六經
無非鎖子骨矣。此即論之冒也。從此便可讀六經矣。
未也。欲讀六經須明其例。例在防微。病有脉異(同異)而經
則同。亦有經同而病實異者。毫釐千里。須得其別方
可破似。六經皆作如是觀。痙瀑瞤其例也。承上起下。
此為論之頭。有了別法。六經乃可分而布之。迭而銓
之。參差錯綜。比屬互而照之矣。曰三陽三陰。從表裏
府藏四字盡疆界也。曰大少正厥。從表裏府藏四字
別藏司也。曰之為病。從表裏府藏四字署年貌也。曰
某方主之。從表裏府藏四字定不[illegible]也。直從人身中

行中畫郊圻。愼固封守之法。一有病邪竊發。可以查屬何地方。何人掌理。犯者係何模樣。所犯合何獄。律表裏府藏。可分而轄之。亦可斷而轂之。罪人斯得。無復彼此影射。累及無辜。此爲論之腹。至于經雖已定。防有詭吾經者。裏可混表。藏可亂府。如霍亂之論。傷寒。此其類也。所當畧證。而詳脈法。雖已定有難泥於法者。表裏不分。府藏難擬。如陰陽易之燒裩散。瘥後勞復之枳實梔子等湯。從意治也。一皆畧脈而詳證二法又補出六經之辨例來。此爲論之小結。乃若此書之作。全爲庸醫剽竊內經。妄言傷寒者。設胸無脈

淡徒脉亂經陷證胡謅不過引一篇熱病陽燥陰虛之六經妄加諸傷寒陰盛乘陽之等病而以熱病劑淡之汗徹妄發作湯丸藥治之汗下此處源流大差以後線索都亂矣始不過模稜處治殊不投機繼亦欲平穩避咎反增大劇對證照用古方到手因非粥棘逆至客熱煩蒸虛陽喘促胸膈滿悶一便秘塞病從虛壞又不得一救壞之法從前劑盡內經到此博一傳字殺人此無從胸中齊了傷寒二字廢一切病之本標病之主客病之真假與異同總不識也妄劑之經究竟病之表裏原委不明白也所以不明白肯

二脈無有入門表裏府藏中之虛實寒熱[illegible]

凡屬病來都在疑似蒙昧之間不汗無從汗[illegible]

而動經不下無從下動輒發殺偏擬投藥殺人非淺

中大旨悉壞于小人表裏兩歧關頭苟欲破迷救敝

非從此處大設防閑不可故終之以可汗不可汗可

下不可下焉其可汗不可汗可下不可下者以病有

此一經之實即有此一經之虛有此一經之熱即有

此一經之寒非表自是表表無關於裏裏只是裏無關

于表也推之府藏亦然經雖一定而虛實寒熱自是

變動不常須在脈上定得樞紐方可參以六經之證

此為論之大結尾仲景一書源源委委章有章法起承轉繳一照論體結構其間大旨只是設六經以綱盡衆病非曰傷寒始有六經也故叮嚀告誡無非教人尋余所集從前後參看彼此互換處簡別出見病知源之法以後臨着卒病自不至為傷寒二字印定眼目總全論之端倪全在此是以字有字法不在字句有句法而不在句處處現有靈機看看有巧詠妙意精思旁見側出都非尋常行墨所可發揮實在並讀者領畧及表裏府藏四字於字句法字[illegible]然處不幇有數字辨中更着數直於表裏[illegible]

字從脈上還他個虛實寒熱明白久當辦盡傷寒六
能醫得傷寒使萬病歸宗於六經六經歸宗于二腑
此法也無已則有吾所註傷寒論之後條辨在余自
此日承先生之訓片言隻字無非破盡千古之鴻濛
醒及從來之昏瞶至畢此書之出以廣世而艱困者
久之今幸剞劂告成日月麗中天矣有此第一部註
以輔翼仲景方顯出仲景第一部論以輔翼內經從
前妄為剽竊者方嫌仲景論中缺去春夏今則聖言
洋洋不特四時之氣咸具而垂教定法比類屬辭得
為仲景一部扶陽宣化之書得為仲景一部正名定

僅之書得爲仲景一部章顯闡幽之書得爲仲景一部防微杜漸正失救誤之書傷寒云乎哉天道洩人事備不有先生幾沒仲景則此一部傷寒論豈日醫世醫民直將等叔和來千百年前後醫傷寒之聖此之謂大醫大醫必本於大儒先生爲海陽名碩耆年輒以冠軍補博士弟子員生平著述甚富雖屢戰棘闈不售顧馳聲藉甚者逾三十年經明行修從而問字者踵相接也遂值申酉避地來吳乃去儒而醫遂爲大醫只此後條辨一書跋云註傷寒論者盡心慧眼究極天人其間中明論雜樹出狀點非成先生

一部通經原道之書自成先生一部闢邪辨惑之書自成先生一部搜源晰委之書自成先生一部發神機連貫氣脉之書傷寒論云乎哉作者聖述者明自有仲景誰是先生小子鈜之受知于先生受益于先生最深欲求一言之幾于道以輔翼先生之書如先生之輔翼仲景以補翼內經者而不可得淵之泳之不禁其述之長敘之冗娓娓及問答之詞竊附先生卷尾于不朽云康熙辛亥受業門人王我鈜謹跋

辨傷寒論一

程應旄郊倩

辨書所以破人情僞也而獨至讀仲景之傷寒論僞自增人情僞此一說焉非此又一說焉此一是非也彼亦一是非也以爲傷寒殊非傷寒旣已分經又自錯經頭順各出條緒紛然縱能支離散去附會從來終是一部情僞之書世之談仲景者類爲名高耶無豈讀之而不能讀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適厭服不如不讀之爲愈也而能融會貫通心知其所以然而不情僞也亦不致爲其人阿也推夫情僞之根實從亂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面止有三字曰傷寒論以傷寒

[illegible]已不可言。而以論字此作日編日書月摭舉例。則全部之書盡情備于此一字矣。仲景例宗族之死其亡傷寒十居其七。非盡死于傷寒之病也。自世上有傷寒之名。而醫家舍傷寒無以名病。舍傷寒則無以名病。則病不死于傷寒之無治。而盡死于傷寒之有法矣。仲景序中云。觀今之醫各承家技。終始順舊。是皆以傷寒之法死人者也。傷寒無法。僅死傷寒。傷寒有法。而不得其所以然。斷必死。盡法外之非傷寒。而并亦死盡法內之傷寒。仲景痛心於言。因於傷寒門作一部總書。即借此二字。外以名

編內則立[illegible]於以窮極病情於以備盡治法示醫家
以法無二法有法者無法也有法之法爲死法死法
者人人皆可用之法皆有百千法不能愈一病者
是爲無法無法之法活法也活法非昔上商所有
書訣書自具樣不識熟會貫通則無樣造樣不能盡
會貫通依樣即死於樣從死樣中尋活訣則能圖契
寒傷寒不必另立法而自無法外之傷寒以此悟仲
景名論[illegible]自因[illegible]見貫是法之總源也則論中無數題
[illegible]圖[illegible]在[illegible]一字中[illegible]此爲題面至於題訣貴重處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言有法有殘有案有例在仲

[illegible]定之書。并要人[illegible]聯之[illegible]從糾繆之法也。仲景與[illegible]不出論字意。[illegible]於每篇標首。另以[illegible]真未論字。特稱論字下一註腳。并示人論字中下手處。及活法[illegible]也。不從吾傷寒內用法。則他法[illegible]是死人。從吾傷寒內用法。而未經講習討辨得到手。則吾法更是死人。明示人不可不用吾法。而又不許從册吾法。一片婆心。和盤托出。不惜為醫家作津梁。而緊從津梁處下針砭。意在醫醫。不在醫病。誤及病未[illegible]誤及傷寒。益未[illegible]傷寒。不能識病。病不

能該醫醫可以該病病可以該傷寒也故論字斷不可以曰編曰書曰集等字代之曰論曰書曰集云者乃經驗之方書無論丹溪心法等類爲方書即仲景之金匱要畧亦方書在舉業家如歷科大題歷科小題等類爲篇俱是現成文章入場遇題從頭寫去亦得不從頭寫去亦得傷寒論乃醫門之軌範其中教人如何辨表裏陰陽如何察寒熱虛實如何認病如何治病防微杜僞有法矯枉救誤有法一字一句莫非規矩準繩而規矩準繩總不用之於醫頭醫脚上在舉業家如袁了凡之金針舉業之危言乃教人作

文章之竅門。却無全篇文章得法。不必寫他人文章
無有不合式之題。不得法。則雖題中所有。欲抄寫而
無文章。欲抄寫而無文章。則講習討貫。自不得不用
工夫於平時。然所以一卷之中。包羅萬象。或舉一以
該餘。或連類以傳及。或借此以映彼。或從後以足前
或從所立處起機關。或從交雜處逆鎖鑰。已明者次
之。未明者著之。雷同中究非雷同。斷絕處素嘗斷絕
有起有伏。有呼有應。字能現半天星斗。無何所有
遍地風雷。種種靈機。然詎無非教人辨病辨證
而將得病字。以一股可以見病知源。緣卒病之旨。
方

寒。皆得從六經冐傷寒。猜不住不能知。辨不真不能治。故單精一卷之書。為之佈成格式。示以機宜。纖面上山兵機。句讀中握廟算。使醫家放心披膽。得從活路上做工夫。一破從前俗承家技之舊。非是授人以戰具。番授人以謀成而後戰之具也。故論中神奇變化。養於武侯八陣。衛公五花。而得其門以入。握要正自無窮。法在辨脉。法在辨證。固不必分之曰醫病醫傷寒而無不可分之曰醫病醫傷寒也。凡傷寒論之所以為傷寒論。其書如此。則凡傷寒論之所以名傷寒論。其旨如此。世人一切懵懂。只據題面上有了

傷寒家一遇傷寒雜病輒取來作摹元證質以一部醫書教人下手做功夫之傷寒論發來作一部醫人信手撿集驗之傷寒論猶未學操刀而使割也幾何不傷其手而以一部活人傷寒論泚爲一部殺人傷寒論誤世之諱仲景者不知幾何人亟須從正題面從題面上探出題旨來方不借盜題旨拚是教人依吾論去醫傷寒乃是教人依吾論去辨傷寒非單單教人從傷寒上去辨乃教人合雜病上去辨也寒傷營外北背雜病傷寒此表裏陰陽雜病亦此表裏陰陽而表裏陰陽之又各有寒熱虛實之不同卒病之

夫傷寒大都責其有餘，雜病大都責其不足，不互加辨別，則傷寒得以似是者濫及雜病，雜病亦得以似是者濫及傷寒。六經之見證處雖同，六經之受病處各異，若要肅清，先從雜處下手。故其標篇祇云辨脉法、平脉法，未嘗云辨傷寒脉法、平傷寒脉法；亦祇云辨太陽病脉證、辨陽明病脉證，未嘗云辨傷寒太陽病脉證、辨傷寒陽明病脉證。此仲景自言其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也。從此推之，六經何嘗爲傷寒而設？乃辨在六經，傷寒自不能逃。更以此推之，脉法亦未嘗因六經而立辨乎？了脉法，六經自不能詭。此

所謂道之根源也。得此旨以讀傷寒論。則從前懵懂之仲景。自撰出一精明之仲景。仍於爛熟後。將全書圖籠來理會一番。又逐條解開去理會一番。蓋圖籠有圖籠處。辨法泥不得解開處一例。解開有解開處。辨法泥不得圖籠處一例。若此處不能盡滿對。不以傷寒治傷寒錯。以傷寒治傷寒錯。務使同者異之。異者同之。疑者析之。略者詳之。有恒者參伍之。變易者比屬之。從表裏府藏四字。全仲景於寢食間。為之指手劃脚。左東右西。目演其所知。直待造就已成。辨于此說法。即于此立。凡論中縱橫錯亂之處。皆得條

理井然絲絲入扣豈特不惜懂于傷寒而匠意生心動成數章即以之作一部分門別類之總訣不待編綴已無不編得於胸中矣然後其面講經爲仲景氣去講席而自稱曰醫此醫是從論辨中造就來的册論主璧傷寒論爲得手即土苴傷寒論亦得手矣

辨傷寒論二

鄧應旅 叔倩

義例有不易曉者廣設幽喻而旁及之則無不曉余嘗從戲場上覩千金記矣傷寒二字即垓下之項羽因傷寒而有論則因項羽而涉及垓下之師也垓下者項羽而垓下之師非項羽也垓下之師則戲場上

所藏九里山頭。十面埋伏者是也。凡垓下之既。眉居布置。總為一項羽而設。所以各各編成旗幟。各各列出名號。使之有以辨別乎項羽。為一軍中有營認定自家旗號。自不至為項羽涸亂。不至為項羽攪亂。故兩軍相對。自不至為項羽逝逃。以此例及傷寒論。則傷寒自是傷寒。傷寒論自是傷寒論。傷寒係是傷寒。而傷寒論之論字。實是擬擇及根寓着攻及傷寒綱定傷寒之義。故傷寒論之有二脈。非傷寒之二脈也。乃因傷寒而擴二脈法。以根究之。傷寒論之有六經。非傷寒之六經也。乃因傷寒而設六經。辨以執辭之。

凡一部書諄諄辨脈辨證無非從傷寒角立處定眼從傷寒疑似處設防處處是傷寒處處非傷寒也故因似中有非同中有異其所扺者無一是而非者則不勝其非不如之辨係由論定者論其是非者辨其非從百非而究一是所以涓滴逕淵到手便別務使似者莫能同而後真者莫能異此辨字之旨也世之讀仲景書者先亡遺去一論字如垓下則垓下耳不復云師楚與漢何處分別所以一部書從頭至尾無處不是傷寒無處不是傷寒則論字盡被傷寒字涸去更何人從辨字上着一非非想哉非者不復非

王公有異康為康人生監登費及其子孫子孫生矣鑿子去也

則是者何由是此其說余更得之莊子之齧馬矣莊子曰以馬辨馬之為馬不如以非馬辨馬之為馬也夫馬之為馬四足而能走之謂也能跋四足而能走之謂馬則是矣而非馬莫辨則見騾駝而云馬獵者猶曰似之廣及四足而能走之牛何不可曰此有角之馬也廣及四足而能走之虎何不可曰此有爪之馬也廣及四足而能走之麒麟何不可曰此有甲之馬也此非驢騾余童年聞諸長老曰有族人裔出高墻睹見民間驢騾乃大駭曰外面有如此犬鼠夫鼠之於驢騾非而又非者也而族人裔且謂驢騾為

未見其實然大白見驢馬即以爲大者鼠也嘗言之知有傷寒若見爲詳以爲傷寒也

鼠而其所辨者祇有鼠而鼠之外一切非鼠者莫之辨也非鼠莫辨故四足而能走者皆得指之爲鼠則知莊子亦慮人非馬莫辨必至四足而能走者皆將指之爲馬也莊子慮人非馬莫辨必至四足而能走者皆將指之爲馬故仲景亦慮人非傷寒莫辨必至發熱惡寒而頭痛者皆得指之爲傷寒也發熱惡寒而頭痛皆得指之爲傷寒猶之四足而能走之牛之虎之麒麟皆得指之爲某馬某某馬也由其所辨者祇是馬而馬之外非馬者莫辨所以世人有七十二證傷寒之名也試思仲景之名傷寒者是有可稱曰太

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由是言之傷寒何嘗不發熱惡寒而頭痛也要之發熱惡寒而頭痛自是太陽病傷寒特太陽中之一例耳其餘非傷寒而發熱惡寒頭痛者且多不盡傷寒也須從太陽中辨之方定其為傷寒蓋辨之於實處寒熱不辨之於發熱惡寒而頭痛也猶之四足而能走自是獸之屬馬特獸中之一畜耳其餘非馬而四足能走者且多不盡馬也須從獸中辨之方得其為馬蓋辨之於骨角齒毛不辨之於四足而能走也太陽如此推之陽明少陽三陰亦復

切記

如此亦復如此者。凡有一經之病。即有一經之辨。有一經之辨者。以有一經之病。自有一經之脈。一經之證也。據經未嘗不是傷寒。以證辨之。則殊非。據證合經。未嘗不是傷寒。以脈辨之。則殊非。究竟非不在非處非。偏從是處非也。太陽自是太陽。其實太陽祇算得表。傷寒有此表。雜病何嘗不同有此表。同有此表。則同有此發熱惡寒而頭痛也。而發熱惡寒頭痛中。有實有虛。有寒有熱。則是傷寒之太陽與非傷寒之太陽。從此辨矣。從此辨。故有可汗之太陽。便有不可汗之太陽也。陽明原是陽明。其實陽明祇算得裏。

傷寒有此裏，雜病何嘗不亦有此裏，亦有此裏，則亦有此不更衣也，而不更衣也，有實有虛有寒有熱，則是傷寒之陽明與非傷寒之陽明，從此辨矣。從此辨故有可下之陽明，便有不可下之陽明也。三陽府病皆如此辨，推之三陰藏病亦皆如此辨。辨得表裏府藏，則一病自有一病之竅，卽是爲病之所在。于所在處辨出實虛寒熱，則一病自有一病之本標，是爲病之所生。病之所生，傷寒與雜病異；病之所在，傷寒與雜病同。故惡似而非，故似傷寒之易淆也。凡人之未來，久已惑於其名，故於病之𧧖至便復[illegible]

咳音利

謂原聲霍亂莫非傷寒。自非從傷寒一門大設其模糊。不可從傷寒門大破其模糊。自非從模糊處直窮徹到底。不可。此仲景所以有傷寒論也。余深悟得仲景之論字。實是一翻駁攻擊字眼。而論內之辨字實是一段比較警字眼。故特比傷寒於項羽。而以論字比垓下之師。從人知論與傷寒自是兩軍相當。若二脈若六經若痙濕暍之與霍亂等。皆吾辨字內之疎師鞫旅處。非傷寒一邊之師旅也。更比傷寒于馬。而以非馬喻辨字。使人知論中設辨者。處處是兩物相形。若兩脈若六經若痙濕暍之與霍亂等。皆從論字

內傳寒而互較之。現出彼此異同之觀。不啻百數矣。雖非只遊子弟一幅牝牡驪黃圖。犂然是焉。此亦一傷寒。彼亦一傷寒也。從此以讀仲景書。則神理宛然。氣脉畢貫。凡全篇文字。何不可作一篇讀去。一篇文字。何不可作一條一句讀去。條一句文字。何不可作一字二字讀去。一字二字者何字。曰論也。辨也。論者作書之名。而即作書之旨。辨者著論之證。而即論內之法。法在於辨也。辨字上有篋門。則病之表裏府藏在我。而表裏府藏中之實虛寒熱在我。處處可見病外源。何復慮及傷寒。此仲景一字心法。能於此悟

仲景一字師則巧中有法法中有巧全篇貫串無往非師也此余廣設問答而旁及之之意也

辨傷寒論三

程應旄郊倩

讀古人書須得古人所以立言之旨而後可以補其古人代之作眼否則古人立言之旨有見之於題面者有不盡見之於題面者須從全部書中領畧古人譯而出之方不至如盲者觀場隨群附和即如千金記之演韓信讀不知有韓信者而演韓信之旨云何曰滅項興劉爾之琵琶記之演伯喈讀不知為伯喈者而演伯喈之旨云何曰三不從不失其為孝難則

切記

且肱況正史正諸乎。春秋文成數萬。言只兩字。內字者何。曰尊王也。尊王為天下之主。天下不可一日無主。故首尊之以春王正月。而全部春秋藉來發左義。無不出此四字為範圍矣。知天下不可一日無王。則知人身之亦不可一日無主。人身之主何也。曰陽也。陽即人身之天王也。天下有天王。故可以正治而定亂。人身惟陽氣。乃可以守正而闢邪。故仲景一部傷寒論。亦只有兩字。曰扶陽而已。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陰病見陰脈者死。只此關頭二句。說盡仲景全部傷寒論全書之大旨也。得其大旨。以之貫全書。

非傷寒

而下之汗之多妖

寒論非仲景教人以傷寒治傷寒之書乃仲景教人不可妄以傷寒治傷寒之書也治傷寒之法曰汗曰下盡人知之仲景不懼人誤及傷寒而甚懼人以傷寒所誤不懼人誤及傷寒而甚懼人爲傷寒所誤則知傷寒論非仲景汗下之書而仲景不可汗不可下之書也汗下皆令人亡陽而在傷寒則用汗下扶陽在傷寒能以汗下扶陽則汗下用之傷寒誠爲名醫矣名醫不可以假人而世之真傷寒少假傷寒多傷寒有此名[illegible]干戈于蕭牆之內者遂不復勸及讀[illegible]此[illegible]寒之類俱得以其似是而非者

傷寒及溫病太陽[illegible]不至犯上無等而亡陽不止
此仲景傷寒論之所由作也論之爲言斷也斷者截
也分明指此爲傷寒之專書矣故首尾分篇只存論
之體裁而別嫌明疑指奸摘伏深文大義具見於條
篇之辨字上辨之爲言諦也諦者審也既諦且審則
必無枯無偏方藏厥旨自不得不借論以申其辨春
秋不辨則僭竊者得以售其奸而行其篡王之
[illegible]傷寒不辨則汗與下皆得以扶陽之鼎繇兆出亡
陽之機故於辨處加嚴筆則筆削則削嚴以汗下和
溫之法配著春秋之[illegible]擴衮一出一入發遵綱中

畫目。而不令素施。綱何在。在二脈。目何在。在六經。三脈猶春秋之爲經。六經猶左氏之爲傳。使援經可以斷案。而無幽不燭。無微不顯。真傷寒至此不能遁。假傷寒至此不敢冒。凡正名著位。救亂防危。法皆出此。豈徒然一部傷寒書也。其系論以傷寒者。不過承春秋於魯之意。非魯有春秋。非魯一國之史。則知傷寒有論。非傷寒一家之書。奈何從來諸人俱欲以仲景名書之傷寒。专指爲病內見證之傷寒。彼晰經者毋論矣。即遵經者亦紛紛欲以溫熱病爲仲景補亡。果爾。則尼父之春秋。亦必待操脈家補上二百四十二

季之冬夏。尤於題面無欠缺。而稱爲完史。豈非一大。春秋乎。要之魯之春秋。自是月令之春秋。而孔子之春秋字。實該着春生秋殺二義。世人之傷寒。自是冬季之傷寒。而仲景之傷寒字。實包着內傷外寒二義。則亦不必更舊書之名。而會王之旨與扶陽之義。即在題面上。亦可以互而領略之矣。總之陽氣爲人身之天王。是曰生身之主。邪陽可驅。正陽宜補。汗下二法。凡扶陽亡陽。俱於此處關係。所以仲景作論。於其精處。獨抽出可汗不可汗。可下不可下各篇。豈非即春秋之旨。所謂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存

焉者乎而余於此竊有感焉於此竊有慕焉仲景名論原是傷寒未有扶陽字樣出乃東垣之脾胃論耳往往取升陽二字名方以孔子之春秋或明或晦者且千數百年直待朱子之綱目出而尊王之旨乃大著然則東垣之有脾胃論殆亦仲景傷寒論之綱目哉紹仲景之傳而不以傷寒作傷寒治者東垣一人而已凡師仲景而欲入其室者且先求東垣之堂而升之庶幾傷寒論之統系猶存不至流於邪說誣民一派也夫

辨傷寒論四

程應旄郊倩

道之不明有賊之者辨其爲賊擧亦何難賊道而得
迷於宗道則擧世皆宗道之誰辨其爲賊者以故楊
墨嘗賊孔子矣楊墨何能賊孔子楊墨之賊孔子卽
以孔子賊孔子也孔子曰仁義楊墨亦曰仁義天下
以孔子仁義而楊墨亦仁義合楊墨無孔子遂以孔
子之仁義歸楊墨之仁義以孔子之仁義歸楊墨之
仁義而天下無父無君之仁義遂不以爲楊墨之仁
義而以爲孔子之仁義率天下之人盡歸於無父無
君率天下無父無君之人盡歸于孔子而孔子事父
興君之仁義盡變而爲無父無君之仁義究竟不曰

楊墨曰孔子此之謂賊故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謂舉世皆楊墨則舉世皆孔子舉世皆孔子則舉世皆楊墨時無孟子天理人心幾於絕滅可畏也若季漢之有張仲景亦醫門之孔子也既有醫門之孔子遂有醫門之楊墨醫門之孔子則張仲景而醫門之楊墨則王叔和也孔子有仁義楊墨即以仁義亂孔子仲景有傷寒叔和即以傷寒亂仲景其爲賊均也原仲景之有傷寒非謂世無傷寒無端演出一部傷寒書正以世有傷寒不得已破之以一部傷寒論也世有傷寒者何各承家技終始順舊之謂

也各承家技終始順舊之傷寒何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謂也此傷於寒即爲病熱之謂也一日太陽受之則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則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之謂也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已滿三日可下而已之謂也家有此技遂以其技殺人爲洋洋盈究竟不曰傷寒緊殺人盡曰傷寒病殺人仲景所出創而懲焉謂其就前創貫此三字爲招搖故前題發端破之以爲今日傷寒而一切傷寒病俗之流與夫嬌偏華衆之流俱從爲字拘執冬傷寒之謂[illegible]故不從傷寒門立法而從六經立法從六經[illegible]

在人形身表裏府藏上範圍及一部內經在諸病之來歷不能外此爲章程爲矩矱以此爲法之理其謂字不徒字字中有眼何不徒何何外有機法不在字句而在字何中字何外之緊要會處凡讀吾論者辨則得之不辨則不得也世人久承家技陡厭尊其舊而新是圖方且駁不能蕭誰耐其辨不復耐辨則得一不辨而得者名則攘彼之名技仍攜我之技割裂經旨示人以捷徑又何難以我之不辨而得者奪去彼之必辨而得者此叔和之僞例所以得逞於前也不知此例在仲景之前久已滔滔皆是但未有叔

仲景論術傳撰

和藏。是殺人以技。既有叔和。遂實殺人以書。殺人以

技。仲景術及而懲之。殺人以書。仲景已不及而懲之。

叔和因其懲之不及。反得借之爲傷寒論。而家技遂

成。國技。此之謂賊。究竟叔和今日之所賊。即仲景當

日之所懲。叔和未及爲仲景懲。而叔和之罪若父。則

皆仲景懲刻也。叔和爲大賢。今承家有自。懲其罪若

父。猶之懲乎叔和也。傷寒論若傳。何齊孔子有春秋。

亂臣賊子懼矣。叔和爲此。其起乎懼心乎。懼則思進。

進則思擒。以一手掩盡天下人目。與凡。令不得覩傷

寒論之全書。讀之則斷。以一手掩盡天下人目哉

令不得盡傷寒論之一證字讀之則必若字字句認
只從傷寒上演出余戶木書則論字不換自換矣換
去論字則傷寒字何復仲尼陽虎之分不難盜其所
借而以我之云云傷者換去彼之云云傷寒矣依凡
倒內鋪張處無非一襲論人情莫不樂苟忽而厭難
難處遂成而闢條遂以倒較論彼繁而我簡彼倚而
我徑彼無片段而我成片段彼無引據而我多引據
彼窮年求得心通我一覽便贊口稱有書如此又求
嘗不曰仲景之書則凡有志傷寒者誰不懼新其獨
亟從此處一探仲景之龍門哉而誘決也又雖有劍

淡先言之易入而難拔者先之也彼有言我有例但
使例弁其前令人千求百伸暸朝夕我例則楚人
之非議不待引而證之而辭屏見此人人胸中口中
耳中目中無不有一箇陰陽大論語頭為先入之言
釘定矣說此為仲景發端則以後自無歧謬而一從
章條讀去附會講去雖其膠而求其不陰陽大論云
法從外心口耳目中不可得也究竟例自是例之傷
寒論自是論之偽落上頭不能甄別則其中更行一
削法本與同之門無如說之以內經故舉內經所
指為熱病為陰陽應象凡有一傷寒字面者皆削

去頭屁股入謠說倒內而復從傷寒門搬出以變溫變熱傳經兩感等名使人在枝葉上已是眼花撩亂口難言而再從節氣之春夏秋冬上衍出生枝與人以辯駁不求應接不暇誰復有閒工夫在論字根本上討分曉爲撥雲見日計者以此三年六十個月渾着身只望傷寒字東撞西撞及至撞不出頭又似親非親有一溫熱濕絆住微疑閒任你一部清清楚楚表裏府藏之傷寒論不悄不瀾入疑團中同去蹤撥只此當頭一網從茲排布置此打盡從來眼明心慧雅識人半能解復百千仲景等閒盡作如是觀諸

未嘗不是傷寒論而細觀論中已無非暗以雜病竿換去傷寒宗而所以傷寒宗截去論字者知論已後截自此而仲景傷寒論自是仲景一部傷寒論之書而世人傷寒論自是世人一部傷寒論之書矣自此而世人傷寒論無非仲景一部傷寒論之書而仲景傷寒論並非仲景一部傷寒論之書矣何也仲景之傷寒論是乃題翻題傷寒是雜之書從雜處打破傷寒展開全體世人之傷寒論是以題総題傷寒是謝之書從前所詳由傷寒辭作全體全體之變由於題面之換題面之變由於一字之換自此而以熱病競

人者不曰叔和曰仲景矣以傷寒殺人者不曰叔和曰仲景矣猶之傷中禁餘一經他人割據誰復辨其中之非也而謂叔和之殺人非仲景之殺人哉叔和不得逃仲景之辭且爲仲景以虎名仲景藉從慾叔和且爲叔和猶太師代罪元祐之後有詔黨籍門中先有其書毀之楊墨惑爲以邪亂正此乘以小人亂君子矣故楊墨之亂孔子非有意于亂孔子也以宗道而流於賊道故楊墨有歸儒之日叔和之亂仲景有意於亂仲景也欲賊道而悲于宗道故叔和無反正之時試觀今日之域中傷寒論竟是誰家傷寒論

也逆難有方有難治言等精言其光脈爭差不在
優劣在彼從統系認差所爭皆謬非叔和之與譽叔
和彼善于此者幾何窺其大意者是謂仲景遺內經
熱病之論作傷寒論則何嘗不以叔和之言者是叔
叔和已是亢塞天下余何人斯敢以螢燭之舌與天
下爭此事但從全部書中為仲景題面上發出一論
名則仲景之精神意旨發從此一字得出而人人自
可於傷寒字面上作理路法讀之作參稽法讀之尊
去彼冬春夏秋溫暑涼燥遇兩字之傷寒還字我
陰陽表裏分論成斷割二字之傷寒論謝一

凡錄六經之處。底。自從辨字上列出頭。曾思孟。豈容此離經叛道之僞儒者亂其間。為畔為放。是所望於今而後之論法仲景者。

辨傷寒論五

程應旄郊倩

傷寒論三字。余辨之不啻辨矣。蓋不得已而辨也。或進從而罪我曰。天下事非一家之事。則天下書非一人之書。乃於論字上。攙仲景以筆斷。或不失為尊經。至於傷寒二字。聖言煌煌。自是鐵板冊子。何根據而敢枝和以離經叛道。以一人之私踰。挾盡天下人所共遵所共藉之書。悉離經叛道之叔和者。子一人

而能按經旨之在乎者百千億萬其人乎能無懼乎余因唯唯否否羣言淆亂當折衷於聖聖經傷寒之旨何嘗不顯明可考特被叔和于傷例內妄爲援引盡行失去經旨僅論人之耳目于不從經人不復解內經何從解仲景余於傷例內另有貽誤勿辨只就傷寒言之所經乎此二字未嘗有通篇從變而換者若夫其他或反以傷寒病隸之沖職以風爲百病之長也若素經人則從內經也病爲蒸別者寒未皆以傷寒盡屬之冬月之病也五十八難曰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可見傷寒特

切記

傷寒有五中拈出之一病耳其傷寒有五之寒字則只當得一邪字看邪則有虛邪有實邪有陽邪有陰邪俱統此寒之一字內以傷寒對中風則中風爲虛邪傷寒爲實邪以傷寒對溫病則溫病爲陽邪傷寒爲陰邪其暑濕二種則介在虛實陰陽之間邪各不同總名之曰寒者何也以所傷在太陽寒水之表則同故從同曰今叔和不以熱病隸之傷寒有五之綱反以傷寒隸之熱病之目妄引傷寒則爲熱病倒之殆欲溷五病于傷寒溷傷寒于熱病以一日掩盡有五之綱令人不復於寒水表之一字上分別出陰陽

虛實來。即此便是叔和弄亂之根矣。而不盡是傷寒有五雖不同。而感受之寒則同。故總名之曰傷寒。此則傷寒二字。作二字看去。人人所曉者。若截傷之一字言之。則有正傷。有邪傷。邪傷統之於寒。正傷不統之於寒。邪傷統之於寒。自分風暑濕溫。正傷不統之於寒。於五邪中伏有本標主客。故傷寒二字須串看。尤須疊看。疊看者。傷自是傷之病。寒自是寒之病。仲景論中。蓋從串與疊兼而論之。故處處包括眾病此說非余敢參攷之四十九難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何以別之。然憂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飲冷則

切記

傷肺。憂怒氣上逆而不下則傷肝。飲食勞倦則傷脾。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則傷腎。是正經之自病也。何謂五邪。有中風。有傷寒。有傷暑。有飲食勞倦。有中濕。此之謂五邪。據此言之。正經自病中。有挾邪。如形寒飲冷。久坐濕地。得之外。是也。五邪所傷中。亦挾經。如飲食勞倦等。不歸邪。是也。特以病受之外。則正經自病亦屬邪。傷病受之內。則五邪所傷。亦關正病。故秦越人於兩邪中。各立及一二證。正爲何以別之。四字。作地步。見所重在此四字。凡仲景一部傷寒論。只是教人何以別之耳。蓋邪正之間。病雖異而證頗同。凡卒

病之來。未有不挾一二傷寒證同見者。世人不別其異。而只據其所現者名之曰傷寒。不但正經自病與五邪所傷。不加別。卽傷寒有五。不加別。卒病一套。舍傷寒無治法。不曰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卽曰已滿三日者可下而已。爲令繩之以仲景不可汗不可下之示。彼卽窮於法矣。窮於法自不得不死於法。窮於不可汗不可下之法。自不得不死於可汗可下之法。凡仲景之宗族。橫死于傷寒者。死此之傷寒。故仲景之論傷寒者。亦論此之傷寒。論字中有殷鑒意。能受中示之以憲章。此傷寒論之所以作也。論雖多者

寒著論法實踐開傷寒著法踐開傷寒著法故無遺
法無遺法故不爲傷寒所漏亦不爲傷寒所踐而反
寒與傷之所以分而分之者在此所以合而合之者
亦在此有絜矩之道焉故但辨及六經內外所稱便
得寒字源頭而傷字在其中但辨及二脈法便得傷
字源頭而寒字在其中特爲寒字著法所以有可汗
可下及諸正治之示特爲傷字著法所以有不可汗
不可下及諸救逆之示仲景論中以脈法始而以可
與不可與終其重在傷而不重在寒可知輕輕出入
各有權衡故傷寒有五綱吾法中不必言其正經自

病與五邪所傷又何者不關吾法也規矩畢遺彼此互貫此之謂萬病莫逃乎傷寒謂吾論已定謂吾法已定萬病莫逃又何有乎傷寒叅蔑視夫傷寒耶叔和不得論字之解遂以傷寒截去論字并不得傷寒之說遂以熱病攙入傷寒例竊內經題出家技剽源意以此脈例仲景而僞其旨更欲竊仲景欺世以售其技世人皆耳食自不從二脈法上勘仲景六經而妄從僞例上勘仲景六經旁所以自古至今吟哦傷寒論者多人而吟哦中所神領而意會者舍僞例無以爲眼目爲門劭也以其中有現成之眼目門劭

也。編輯傷寒論者多人。而編輯中所深思而自得者。舍傷例無從得頭腦。得肢節也。以其中有已然之頭腦肢節也。則自有傷例。而仲景之論字遂掩。論字被掩。而仲景之傷寒字遂為叔和之傷寒字所換。者為仲景承宗。藏實則從而祭之。否為仲景樹門戶。實則從而奪之。比之於賊。竊則嬴秦之有呂。明則漢室之有甄。為傳為繼。甚為離經叛道中之亂臣賊子也。余雖有志於仲景。而未逮。然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只為萬病莫逃乎傷寒。人人口中有此一句話。假令遺去一論字。則傷寒特難經中有五之一病耳。在五邪且

不能兼。又何以使萬病莫逃乎。世人之意。只是貴重傷寒。貴重傷寒。而萬病俱壞於傷寒。及其病之已壞。不曰病實壞於傷寒。反曰傷寒中有此壞病。否則以熱病聚訟紛爭之論。魔蔽着聽矣。以此傷寒二字。遂成千古一悶葫蘆。要此葫蘆轉換得氣。須是傷寒論三字看得剔透玲瓏。三字中具實大法門。具圓通法門。具不二法門。任從我出傷寒字。一部書都是傷寒。任從我着寒字。一部書都是寒圓機活法之中。紀律森然。條理秩然。故仲景自序。不以為傷寒之書。而以為平脈辨證。見病知源。能愈諸病之書。不以為傷寒雜病

論分十六卷而以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也傷寒雜病不分是教人於傷寒雜病異處辯其何以異更於傷寒雜病之表裏府藏同處辯其何以同此處有源頭寒病方不殺人以傷傷病方不殺人以寒可笑今人只是靠此書去醫傷寒不肯把此書去論傷寒須知論得傷寒方能醫得傷寒傷寒是何面論字在較量傷寒是臨身論字先一着傷寒是一病論字無不該此等處都不現成却是發門上工大發門上工夫辯是也辯不定不成論論不定不成醫醫不成面醫病病不成其爲病傷寒亦不成其爲傷寒矣病不

成其為病則殺人以病傷寒不成其為傷寒則殺人以傷寒故知此之論即論定後官之論此之病即病定後爵之病總非從政臨民後事以此例醫全憑我於整暇時從諸病中不漏及傷寒庶幾到醫病臨傷寒二字不得乘我以乎惟一面擁盡諸病蒙蔽乎我也傷寒論之所以為傷寒即其立言如是其立法如是以此得為古今一部醫書大全矣書則安能全也法全則書全卷之不盈一握舒之可澤天下以此語書傷寒論而外無醫書矣以此語論傷寒論而外無醫道矣今而後所語人一病莫逃乎傷寒